皇清經解續編

口仁12
698
224

門 12
疏
卷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經部

論語序邢昺疏鄭康成注易尚書等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

述曰闕

語疏十二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而藉

述曰闕

語疏十四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

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

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

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述曰闕

孝經序疏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等釋廢疾發墨守箴膏肓

述曰闕

又漢書藝文志穀梁傳十一卷名赤魯人麋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俶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

述曰闕

又隋書云劉炫字光伯自爲狀曰周易儀禮穀梁用功頗少

述曰見經師攷

孟子卷十二下告子下孫奭疏齊桓會諸侯於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　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　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首戴七年會甯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述曰孟子疏舊題宋孫奭朱子以爲邵武士人爲之無易立子依宋石經穀梁本作樹子十五年會鄄當從論語疏作十五年又會鄄七年會甯當依范注作甯毋

又穀梁云古者什一而藉

述曰闕

爾雅釋詁下郭注穀梁傳曰平者成也邢昺疏宣十五年文

述曰闕

又俶厲作也郭璞注穀梁傳曰始厲樂矣疏隱五年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述曰說見述師說經義述聞

又珍享獻也注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疏隱五年文

述曰闕

釋言上遜遯也那疏春秋莊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齊穀梁傳曰孫之爲言猶孫辭奔也

述曰闕

聘問也注見穀梁傳疏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是其事

述曰闕

遇偶也疏春秋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穀梁曰不期而會曰遇

述曰闕

釋天疏襄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也

述曰闕

又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云晦冥也

述曰闕

又穀梁傳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述曰闕

又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疏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周禮異者良由微言旣絕曲辯妄生左巳明親受聖師爾雅者或云子夏所作故二者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其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謂之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

述曰闕

又出曰治兵尙威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疏周禮左傳穀梁與此皆同惟公羊以治兵爲祠兵

述曰闕

釋草戎叔謂之荏菽疏郭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　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

述曰闕

大戴禮卷五曾子天圓第五十八云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注云陽氣在雨溫暖如湯陰氣薄

之不相入搏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述曰此據嘉定汪昭乾隆閩人補注本每卷首題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周尚書右僕射盧辯注據王伯厚說辯字景宣所引穀梁說當是漢經師劉向等說也

又卷十諸侯遷廟第七十二汪昭曰是篇或改作七十三或不改故陳振孫言有兩七十二也

成廟將遷之新廟盧注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焉鄭玄注士虞禮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鑿其廟而移故主焉按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述曰闕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次第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自顯

述曰此陸氏臆說也論漢代立學之次則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又次之論三傳優劣則鄭康成六藝論云公羊善於識左氏善於禮穀梁善於經論傳授次第則鄭氏起廢疾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又云傳有先後然則穀梁實先於公羊矣

又注解傳述人穀梁名赤魯人廖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傳述人穀梁名赤字元始風俗通云子夏門人瑕丘江公

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傳子至孫皆爲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吶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衞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字孫王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字少君諫大夫郎中戶將孫至中山太傅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明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待詔論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初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郎諫大夫長樂戶將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大司農及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丞相封侯房鳳字子元堰邪不其人光祿大夫五官中郎將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字君房　王莽時爲講學大夫

述曰此出漢書儒林傳

又今左氏盛行二傳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公羊云穀梁膚淺不足立太常荀崧奏請立二傳博士詔許立博士王敦亂竟不果立　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

述曰近儒尚有爲公羊之學者若穀梁殆絕矣

又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唐固注十二卷字子正丹陽人　鏖吳尚書僕射

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孔衍集解十四卷徐邈注十二
魏樂平太守
卷徐乾注十三卷字文祚東莞人范甯集注十二卷段肅注
不詳
十二卷何人胡訥集解十卷　右穀梁

述曰闕

毛詩音義上菟田所留反春獵爲菟田獵也杜預云菟索擇取
不孕者也穀梁傳云四時之田春曰田夏曰
苗秋曰蒐
冬曰狩

述曰闕

毛詩音義中擊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繼也
本又作擊音同或古歷反

述曰闕

儀禮音義士相見呫嗶音貼他協反穀梁云未嘗有呫
血之盟呫嗶也劉音當密反云

述曰闕

禮記音義曲禮上能賻音附公羊傳曰錢財曰賻
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

述曰闕

禮記音義檀弓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
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佢作
也

述曰闕

春秋左氏音義春秋經傳集解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
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

述曰闕

又桓公三年　正月從此盡十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
二傳以爲義或有王字者非也

述曰闕

又僖十七年　滅項胡講反國名魯滅之
也二傳以爲齊滅

述曰闕

又成元年　茅戎亡交反史記及
二傳皆作貿戎
述曰闕
又昭元年　大鹵大如字徐音泰下音魯穀梁傳
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又昭二十八年　嬴姬本又作麗亦作驪同力知反獻公伐驪
得莊子云艾
封人之子
述曰闕
又哀十六年　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
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
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
述曰闕
春秋公羊音義隱元年
邾音諸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
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

婁字　于眛亡結反穀梁
同左氏作蔑
述曰闕
又隱九年　俠卒音協穀梁
云所俠
述曰闕
又桓十二年　于鄑音諏二
傳作虞
述曰闕
又十五年　于鄗戶老反又火各反左
氏作艾穀梁作蒿
述曰闕
又莊二年　于鄄古報反二傳作
譙四年亦爾
述曰闕
又五年　倪五兮反二
傳皆作鯢
小邾婁力居反二傳
亦無婁字
穀梁大義述二十二

述曰闕

又七年　辛卯夜一本無夜字穀梁作昔

述曰闕

又十三年　摽劒普交反辟也辟劒置地劉兆云辟捐也

述曰闕

又僖四年　卒怙荆他協反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廣雅云靜也玉篇又丁簟反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

述曰闕

又文六年　射姑音亦又音夜穀梁作夜

述曰闕

又十年　屈貉居勿反又音厥下音麥又戶各反二傳作厥貉

述曰闕

又十一年　伐圈求阮反一音卷說文作圈字林曰万反二傳作麇

述曰闕

又十二年　及運二傳作鄆後皆同

述曰闕

又十三年　世室屋壞二傳作大室

述曰闕

又十四年　接菑在妾反又如字下側其反二傳作捷菑

述曰闕

又十六年　犀丘音西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

述曰闕

又宣二年　夷獠戶刀反又古刀反二傳作夷皋

述曰闕

又三年　賁渾舊音六或音奔下戶門反二傳作陸渾

述曰闕

又宣十二年　沙澤素禾反又如字二傳作瑣澤定七年同

述曰闕

又十七年　貍力之反忍反左氏作振穀梁作蜃

述曰闕

又十八年　士彭二傳作士魴襄十二年同

述曰闕

又襄九年　宋火二傳作災

述曰闕

又十三年　取詩二傳作部　十四年　公孫囆勅邁反二傳作蠆

述曰闕

又十九年　祝阿二傳作侯瑋于眷反一音環二傳作環　公子喜二傳作嘉

述曰闕

又二十三年　鼻我二傳作畀我　二十四年　陳儀二傳作夷儀二十五年同

述曰闕

又二十七年　孔瑗二傳作孔奐　三十年　蘧頗頗或作跛音同二傳作蘧罷

述曰闕

又昭元年　國酌二傳作國弱　軒虎軒依字許言反舊音罕二傳作罕虎　于鄑音郭又音號左氏作虢穀梁作鄟　五年　潰泉扶粉反潰泉踊泉也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

述曰闕

又十一年　侵羊二傳作禷祥　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懃　二十一年　向甯二傳作向寧

述曰闕

又十六年　戎曼音蠻又音万二傳作戎蠻哀四年同　二十二年　昌姦二傳作昌閒

述曰闕

又二十三年　予楹音盈左氏作盈　二十四年　鬱滮音來又音力之反本亦作藶二傳作郁藶　定公四年　浩油戶老反又古老反下音由一音羊又反二傳作皋鼬　伯戊音茂又音楙二傳作成　十三年　垂瑕如字又音加二傳作垂葭　十四年　公子佗人大河反二傳作公孫佗人　子牂七良反二傳作胖　哀公六年　君舍二傳作茶音舒　十年　薛伯寅二傳作伯夷同音以尼反　十三年

彊夫苦侯反又古侯反一本作嫗音同二傳作夏區夫

述曰闕

論語音義　憲問第十四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陽穀及北杏爲九也

述曰闕

宋朱子儀禮集傳集注後名儀禮經傳通解　王制之丁王事古者稅什一宣五年注詳矣　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勤於力則功築罕罕希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凶荒殺禮　冬築微春新延慶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莊公二十九年穀梁

傳○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去簟反○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饉音近○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堊飾弛侯廷道不除弛式氏反○弛廢也侯射侯也廷道路不修除百官布而不制官職修列不可闕廢不更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而無祀此大侵之禮也襄公二十四年穀梁傳

述曰此朱子未成之書故其書凡三十七卷止於第三十一卷引穀梁三條而已餘爲黃榦楊復所續

黃榦通解續卷五喪大記始死魯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不地不書路寢之比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春秋穀梁傳

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路寢正寢也

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絜也○同上又成十八年公薨于路寢傳同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非正也非路寢也○穀梁傳文公十有八年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非正也同上襄公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楚宮別宮名非路寢○同上定公十有五年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也高寢非正也同上

述曰說見述例公薨條

陳寶器傳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閒然後卽位也內之大事曰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卽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故曰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以輕喻重也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卽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

述曰傳引不弔之事以爲證可謂博矣其推書日之故可謂精矣既精既博吾何加焉卷十三十四竝有喪及弔條又引此

卷六宣傳公八年葬我小君頃熊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矣○穀梁傳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乃急

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穀梁傳

述曰說見長編禮記疏引異義條下

又作主傳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又引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穀梁傳小祥練章

述曰闕

卷七吉祭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穀梁傳

述曰闕

卷八補緦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善反遠也穀梁傳

述曰闕

卷十二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哀戚

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也○春秋穀梁傳聞喪條又引

述曰闕

卷十四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贈喪

禮含賵襚各異人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穀梁傳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穀梁傳

述曰闕

又會葬文公元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穀梁傳

述曰闕

卷三十二五帝上帝之祀定公元年九月大雩穀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嫌當須雨故閒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梁氏萬方曰未字疑是尙字之譌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

人力盡然後雩梁氏曰此脫一非字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梁氏曰何字當是非字之譌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述曰梁氏萬方者字廣庵東雍人修補通解者也梁云此處傳文上下文義總難通曉若以下文其時窮人力盡爲雩之正則是九月大雩反爲正雩而無譏矣且下文以時窮力盡爲雩之正而上文又以澤未盡力未竭爲未可以雩直使四月之雩轉非正矣不拗戾難通乎故疑必有誤字吾弟翼南曰此傳不煩改字梁氏之說非也夫龍見而雩爲雩之正乃左氏例若穀梁通例則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竝不以夏正四月爲雩之正故秋大雩非正者周之秋七月秋八月爲夏正之五月六月此時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至九月爲夏之七月此時窮力盡得雨曰雩不得雨則曰旱故秋大雩非正秋九月大雩卽爲雩之正也何嘗拗戾難通乎

又成公七年冬大雩穀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述曰闕

又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
述曰梁氏廣庵云亡與無同乃者亡乎人之辭單解一乃字且乃字至虛故解者有之辭二字所謂無人者猶言人不得而與也以此合於不郊則乃不郊者非人之欲不郊也改卜牛牛又死雖欲郊者亦不得不爲此不郊故謂非人之所得與也范注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與傳意不合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又食其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穀梁子曰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迫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卽知傷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卽球球然角貌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其緩辭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乃知國無賢君
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猶時既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三望明失禮
述曰闕
又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穀梁子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

言可者方明秋未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述曰闕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變之中又有言焉有可善而言者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譏哀公不敬故致天災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未猶爲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全曰牲傷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而成牲傷之曰牛未卜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禮與其亡也帝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嘗嘗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

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至正月然後道則郊享道盡郊享道也貴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郊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述曰闕

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莫先也

又莊公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不以爲疑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朝朔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述曰梁氏云不言日與朔者疑係闕文穀梁卽以爲夜食而證以王者朝日夫當日食之期司歷者必先告何待日出有虧傷之處始知其夜食乎且日月合朔日乃食今云亦屬前月之晦未聞日月合晦也傳與注似皆迂曲轉於情事多礙矣天子朝日是春分之日亦未聞逐月之朔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興恩按國語敬姜之論習勞云天子大采朝日與

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
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
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國語魯語豈天子止春秋二分一
習其事而終歲俱卽安乎必不然矣穀梁以諸侯朝朔例之
知每月有事也 屬連也尚連前月之晦以明不書朔之故
豈謂日月合晦乎 夜食之說見述例日食條

二十三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
亳亡國也亳卽殷也殷都於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
亳故國謂之亳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必爲
之作屋不使上通天其屋亡國之社不使達上也
也緣有屋故言災

述曰梁氏云不使達上也人也其所以不使達上者天也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者達上也一喪師而不達上矣故屋之
者所以象之非勝國本達上而後王不使之達上也

二十五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
大夫蒼士黝黃丹楹非禮也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穀
梁子曰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楹斲
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

述曰闕

又文十三年太室屋壞穀梁子曰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
修也太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此室周公曰太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故言世室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
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也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
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禮

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 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穀梁子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其辭恭且僖遠祖則稱諡 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穀梁子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 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祫合也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文爲昭子爲穆昭南鄉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舊說僖公閔公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尚曰卽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傳以釋此傳則義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於禰以致雊雉之變然後率修常禮文公僖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定公八年冬從祀先公穀梁子曰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穀梁子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郜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 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

述曰闕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穀梁子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羽尸子曰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修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穀梁傳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

述曰闕

又告朔傳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子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視存朝朝暮夕不敢褻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　不告朔則何以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閏是叢殘之數六十日而再閏積眾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　猶之為言可以已也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子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班於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

述曰闕

二十　巡狩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

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泰山非鄭竟內從天王巡守受命而祭也擅相撰易則知朝祭並廢

述曰闕

又天地大哉傳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於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

又雩傳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穀梁子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

水以鼓眾

述曰闕

又盟詛傳 隱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穀梁子曰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交喪非可以經世軌訓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詛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盟詛茲彰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詛誓而信自著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盟詛不及三王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諸侯率服不質任也

述曰闕

二十七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致福傳國與之福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

士也解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於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逃曰闕

又廢祭傳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穀梁子曰仲遂卒於垂祭於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於君而後卒於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其弒子赤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翬不書卒以譏不然壬午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去樂卒事穀梁子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喪大夫國體也股肱故曰國體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逃曰闕

二十八年傳 桓四年穀梁子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圍狩也獲則取之無所擇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下殺中腸汚泡死稍遲三爲充君之庖最

述曰闕

又桑盛
傳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子曰御廩之災不志以其微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鄭嗣曰唯以未易災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天子親耕其禮三推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在器曰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王后親蠶齊戒躬桑夫人三繅遂班三宮朱綠玄黃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之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凱曰夫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由中出者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祭之道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

災之餘而嘗也鄭嗣曰壬申乙亥相去四日言用日至少而功多明未足及易而嘗

述曰闕

又一穀不升謂之嗛升成也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之饌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襄公二十四年穀梁傳

述曰闕

又失禮
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舞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降隱五年穀梁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楹穀梁子曰禮天子諸侯勫堊勫堊黑色大夫倉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

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丹桓宮楶斤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述曰闕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三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襄公十三年泓之戰楚敗公司馬貞索隱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

述曰泓水名故言之上以述戰地

吳太伯世家次曰餘昧索隱曰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爲夷末

述曰此據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本至汲古閣索隱單行本誤爲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並爲餘祭此小司馬辨夷

末之名非辨餘祭之名也

齊太公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裴駰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舀見於軾

述曰此引魯事以釋齊史也

魯周公世家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集解穀梁傳曰祊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

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述曰末二句大義凜然足廢公羊何注臆說

又桓公元年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說見師說糜信條

又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述曰外成人弒君之亂由于內弒其君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集解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述曰以鸜鵒爲夷狄之鳥與公羊同

陳杞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集解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述曰蒙婦人衣陳焉得不亡

衛康叔世家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述曰李光縉本如此毛氏單索隱本云左傳作石圃此作塼音團又音徒和反塼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竝未引及穀梁

恐李本出臆改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集解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述曰見前

楚世家四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集解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以粲然貶皆笑之貌並得皆笑之情

晉世家伐虢取其下陽以歸集解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述曰闕

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入集解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述曰今本穀梁無此語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傳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近而字異耳此據李本此曹沫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具記行事之時

述曰余聞諸阮相國元曰公穀文簡此等事跡當具公羊外

篇穀梁外篇載在漢書藝文志惜今不傳矣

漢書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　穀梁子

述曰表列萬章告子之上是班固亦以穀梁爲子夏弟子與

鄭康成同也又沈子師古曰魯人　尸子俱在第五等中中　師古曰一說別令人爲巨作甲也士農

刑法志魯成公作巨甲　師古曰善春秋　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

令作之讓不正也

述曰闕

又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

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

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

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

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

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

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

述曰闕

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　春秋穀梁傳曰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郊　師古曰豫卜郊之日

述曰闕

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

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咼福傳

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述曰據此知兩漢凡言治春秋者俱係公羊穀梁其於左氏
但稱傳也
又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僖後皆類此穀梁曰爲愍
公宮也曰諒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述曰闕
又董仲舒曰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曰爲夫人師古曰事見公羊穀梁傳
述曰闕
又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曰爲宣宮宮不言諒恭也

述曰闕
又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
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僖公者先
禰後祖也
述曰闕
又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師古曰左氏傳公羊穀梁無冰並在劉
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
謂郎之戰穀梁傳曰吾敗也又宋
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述曰闕
又文公三年雨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
述曰闕

又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

述曰闕

又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曹會自鄸專鄸也鄸曹之邑也鄸音莫風反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

述曰闕

又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穀梁傳曰雒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遹流

述曰闕

又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

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

述曰闕

又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

述曰闕

又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

述曰闕

又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述曰闕

又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曰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三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述曰穀梁特舉夜食之例而經之四例始備詳見述例日食條下

劉向傳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案此說張晏誤作穀梁書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公羊作冥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衞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朔出奔齊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衞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述曰闕

梅福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貶之也宋之先祖有正考父者佐戴武宣三君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此言孔子故殷後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述曰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之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

述曰闕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古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言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郅支單于之首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述曰此用穀梁說然則許嘉王商亦穀梁家也顏注不明引

穀梁亦疏

又故宗正劉向上疏訟陳湯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之功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述曰以滅項爲齊桓罪公穀說同況劉向詔受穀梁其所引必穀梁說而顏注屬之公羊足見公羊顯穀梁微矣此長編之輯余亦有所不得已也

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或說天子七廟無是文

述曰闕

匡衡傳陸賜奏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

述曰闕

翼方進傳奏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循吏傳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居處儉節神爵元年卒天子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按穀梁祭伯來傳文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述曰闕

游俠傳原涉應客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
酒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共公
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共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
述曰此注未明引穀梁實約襄三十年穀梁傳宋災之文
侯幸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
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石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
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德
繇是大與顯作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
用
述曰古不近刑人襄廿有九年穀梁傳文劉更生穀梁家也

故引之師古注引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未得其意
王莽傳莽上書引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
謂大臣也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述曰闕
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
述曰昭四年穀梁傳云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安帝紀皇太后鄧氏詔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章懷注穀梁傳曰衛靈公廢太子蒯聵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又作策命曰大行皇帝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

述曰章懷太子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乃桓十八年范注文語出大戴記

順帝紀質帝皇太后梁氏詔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傳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述曰閟

郡國志魏郡元城墟故沙鹿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

述曰閟

樊宏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上疏曰春秋穀梁傳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百官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

述曰此襄二十四年傳文也范甯曰周書大荒有禱無祀郎顗襄楷傳論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然而其徵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范甯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其徵也巫也

述曰章懷注引穀梁傳今穀梁傳序文其徵也巫作其失也誤注家順正文之例耳

鄭玄傳論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曰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尸鄭氏家法云

述曰范甯穀梁注多載鄭氏起廢疾之文亦此意也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春秋日食三十六穀君三十一變

不空生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

述曰弒君三十二者公穀二家之說蓋不誤也至益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鄭傳瑕弒其君鄭子鄭高渠彌弒昭公晉殺懷公於高梁爲三十六此左氏說經無其事檢班書劉向傳師古注自明矣

趙咨傳咨遺敕子曰豐貲重謎己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謎音迷

述曰闕

班固傳林麓藪澤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 士食舊德之名氏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工人 舞八佾穀梁傳曰天子八佾

述曰闕

又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以命三驅穀梁傳曰三驅

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與引曰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諮誓所不及已穀梁傳曰諮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和睦故誓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諮誓五帝之時上下

述曰闕

第五倫傳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贊曰意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述曰闕

東平憲王蒼傳諫爲陵起郭邑疏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 中山簡王焉傳顯宗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

氏傳頰谷
作夾谷

述曰闕

袁安傳安玄孫逢卒於執金吾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述曰闕

皇甫規傳上疏曰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述曰闕

陳蕃傳靈帝時代楊秉爲太尉上疏曰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黨錮傳論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在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

述曰闕

宦者傳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又上疏陳事曰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則水方杼圓則水圓杼椀屬也音于宇亦作盂

述曰闕

杜篤傳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殘夷文身穀梁

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東阻欽巖穀梁傳秦襲鄭滑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于殽之巖嶮之下

述曰闕

文苑傳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常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俅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强國反其侵地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

述曰闕

又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云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述曰闕

江陰馮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四

述長編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史部

魏志裴潛傳注韓宣字景然渤海人荅曹植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

述曰闕

高柔傳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徵

述曰闕

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名異王氏女也常曰婦人無

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闥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
其節
述曰闕
高堂隆傳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辟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
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勃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
彈秦箏相如進缶
述曰闕
吳志步騭傳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述曰闕
張紘傳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
危事也

述曰闕
晉書律歷志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
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
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
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
日又以撿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
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
述曰闕
禮志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
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
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述曰闕

又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

述曰宋書禮志略同

五行志景武之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非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其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孫皓建衡元一作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大災

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　庶徵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　庶徵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四年七月雨雹按劉向說雹者陽脅陰也　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

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公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之不聰之應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冥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

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
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暝公室卑矣　劉向曰地震金木
水火診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
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臣下強
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
容及故鄣甯國諸山崩鴻水溢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
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同

述曰闕

羊祜傳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
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

秦秀傳咸甯中爲博士賈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不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
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

述曰闕

江統傳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又云選司以
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
春秋不奪人親之義

述曰闕

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
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

下太子乃止又云嶠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述曰闕

刁協傳左光祿大夫蔡謨理協與庾冰書曰春秋之義以功補過死難

述曰闕

郭璞傳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

貴元愼始

述曰闕

慕容翰傳翰曰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述曰闕

宋書禮志徐禪曰春秋載郊有三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竝有別議　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已參差未見前徵

述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卽用夏正也其二月三月

爲不從立說竝非三王各用其正郊天之說何偃誤駁

又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穆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

述曰闕

又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媛上議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曰著祫嘗也

述曰闕

又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儀

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爲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

述曰闕

又晉車騎將軍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

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述曰 闕

樂志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

述曰 闕

天文志青龍四年十月乙酉有星孛于東方占曰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永興元年二月乙丑星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述曰 闕

五行志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 案此可作虞主用桑注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 案此可作有鸛鵒來巢注

述曰 闕

劉穆之傳高祖表其功于天子曰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述曰 闕

謝晦傳晦見討乃上表曰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

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耿不
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

述曰闕

臧燾傳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
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伸子成風稱夫人經云考仲
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
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乃上議曰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廟五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
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僖十有五年　穀梁傳文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
侯俱祭五廟何哉

述曰闕

徐廣傳隆安中李太后薨廣服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
夫人禮服從此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
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宜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
年後從其議

述曰闕

蔡廓傳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

述曰闕

范泰傳泰初爲太學博士元嘉三年上表禮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

述曰闕

王韶之傳高祖受禪放遣三叛士韶之啟曰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密宥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文十有八年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建平宣簡王宏傳齊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景素在宋以反誅此訟其冤也曰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袁顗傳朝士與顗書曰身奉維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

述曰闕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五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南齊書禮志尚書令王儉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又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述曰闕

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王儉議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禴后土後辛祀明堂詔可

述曰闕

又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　建武二年正月祠部郎何佟之義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於世祖嘗經北面

述曰何佟之所引春秋之旨卽穀梁閔公受國之義也

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十年薨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爲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

述曰闕

王融傳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鐘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字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伊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籥

述曰闕

明七王傳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

述曰闕

崔慧景傳子僧上疏曰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

述曰闕

魏虞傳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誓清江浸志廓衡霧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喪以春秋之義聞喪宜伐

述曰闕

梁書元帝紀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春長狄之喉言欲誅侯景也

述曰闕

后妃傳高祖丁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婦人之道義無自專　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

述曰闕

江淹傳東晉末謂人曰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述曰闕

侯景傳大清元年上表請降齊文襄以書喻景曰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　景抗表曰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

述曰闕

陳書高祖紀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釋負

述曰闕

袁樞傳官侍中都官尚書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

述曰闕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詔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

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

述曰闕

又三年六月詔曰聞之德厚者流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

述曰闕

禮儀志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

之山川牲用太牢

述曰闕

又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銜枚而進鳴鼓促圍事畢天子還

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

述曰闕

五行志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

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

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述曰闕

食貨志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

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述曰闕

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春

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

室屋其上重者也

述曰此所引乃劉向穀梁說也

魏澹傳官著作郎高祖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紀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

述曰閟

舊唐書高祖紀義甯二年五月戊午隋帝禪位詔曰宜依前典趨上尊號若釋重負咸泰兼懷

述曰昭公二十有九年穀梁云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又建德棄悉眾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世衡陣於其南綿亘數里

述曰文公十有四年傳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成公二年傳一戰緜地五百里

中宗紀詔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之儀亦異

述曰隱元年傳兄弟天倫也范甯注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元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述曰閟

又五年正月癸卯寅時太廟屋壞移神主于太極殿上素服避正殿輟朝五日躬親祭享

述曰閟

又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獲謂
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
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
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述曰闕

代宗紀大歷二年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臣者三
公之職
述曰闕

新唐書太宗紀贊曰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
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
功動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

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述曰春秋成人之美隱元年穀梁傳文即責賢者備亦隱元
傳義也宋子京之贊引此蓋亦穀梁家歟

武后紀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于弒君篡國
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
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
述曰闕

穆宗紀贊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
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
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催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述曰穀梁隱十有一年傳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范注責臣子也公羊亦同

僧一行略例其四曰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

述曰劉孝孫是左氏傳仁均是穀梁卽明歷法者亦各執一說甚矣調人之難也

后妃傳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將立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邱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

述曰無以妾爲妻此僖九年葵邱之會穀梁傳文公羊亦有此言則在僖三年陽穀之會　宋人夏父之會當作宗人嚻夏之對見左氏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

固無其禮也

于志甯傳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甯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

述曰莊二十有二年杜預注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韋見素傳元宗曰太子仁孝今受命朕如釋負矣

述曰闕

哥舒翰傳破吐蕃於積石隻馬無還者

述曰闕

柳渾傳渾璩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
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況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
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
述曰闕
陸贄傳極諫德宗曰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
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述曰闕
王彥威傳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徇彥威建言
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
一人文九年穀梁傳文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述曰闕

劉蕡傳文宗大和二年廷對策曰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
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
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
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
述曰蕡明春秋而所引凡十餘條皆穀梁大義詳見師說
孝友傳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其後柳宗元議曰元慶能
處心積慮隱元年穀梁傳文以衝讎人之胷今若取此前陳子昂議元慶抵
罪以斷兩下相殺某公某年穀梁傳文則合於禮矣
述曰闕
儒學傳朱子奢蘇州吳人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子奢建言天

子七廟若五廟則與子男同則向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僖十有五年穀梁傳說於是尙書芟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亦僖十有五年傳文推親親顯尊尊爲不易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

述曰子奢從鄉人顧彪受左氏春秋而奏議則據穀梁之義於此見穀梁禮制超越羣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又陳京字慶復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又四門博士韓愈曰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

述曰闕

又許康佐傳帝讀春秋至闍弒夷子餘祭問闍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後問李訓對曰古闍守小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通刑臣多矣得不慮哉於是內謀翦除

述曰闕

新五代史梁本紀論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衞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

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爾築絏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能知春秋之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述曰闕

漢本紀論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如此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

述曰何邵公以爲元者氣之始范武子用杜預禮元居正之說歐陽此論與三家說皆不合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而以元爲始子夏豈尙疑莫能明而必以此問夫子哉新唐書載劉蕡對策說春王正月兼用公穀二家之說歐陽作司天考序亦云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蓋知是說之未然矣

梁家人傳論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

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子於友
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述曰闕

梁臣傳序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
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
述曰闕

敬翔傳　翔見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
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述曰闕

死事傳序　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
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
述曰歐陽公修五代史仰師春秋隱元年穀梁傳言春秋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歐陽此言與穀梁家說合穀梁傳多引
論語爲說成美不求備皆見論語亦與穀梁傳例合

司天考第二序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蓋聖人不絕天於
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
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聖人既沒
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
勝其繁也
述曰漢書五行志如董仲舒是公羊家劉向是穀梁家所說

未可盡斥然歐陽謂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弟子莫得有所述其言最正隱公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此卽用論語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義歐陽說與傳合

江陰馮　銘　校
丹徒陳慶年

穀梁大義述二十六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南菁書院

述長編

子部

劉向列女傳　卷四　貞順

楚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元和顧廣圻攷證左氏作柏舉廣圻按今穀梁經作舉字後人改也此正未誤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穀梁傳所謂蓋有欲妻楚王云徵受穀梁又云持穀梁義公羊傳妻楚王之母者卽此事漢書向本傳之母也

述曰　闕

卷七　孽嬖

魯莊哀姜　公薨如齊與哀姜淫此穀梁義也公羊亦同左氏傳不載　哀

姜驕淫通于二叔漢書五行志同亦穀梁義也何休注公羊亦同與左氏傳微異

述曰闕

晉獻驪姬穀梁傳作麗他書或作嬓實一字也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　獻公伐嬓戎此用國語文穀梁云伐虢　生奚齊卓子穀梁傳文　欲立奚齊乃與弟謀女弟也內外傳其姊生卓子　歸福于絳穀梁國語同左傳作歸胙　地墳穀梁作賁范甯注沸起也　入自明穀梁傳此句重　遂自經國語云雉經左氏傳云縊呂覽上德云遂以劒死

述曰闕

陳女夏姬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藝文類聚三十五引以字上多或裴其嚬一句并注云蔽膝廣圻案穀梁傳云或衣其衣或裹其襦以戲於朝此傳必是本有此一句經後人但知左氏傳裹其袒服者刪去之也

述曰闕

王充論衡卷四書虛篇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

述曰漢書地理志言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班固亦穀梁家而所言如此特襄桓二公異同不可謂穀梁家無此說也

卷五感虛篇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

哭泣之聲治平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阻矣壞阻水流竟注東去

述曰闕

卷八儒增篇 書言泰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姜戎要擊於殽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述曰仲任不知古書有甚言形容之例故有此說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正謂此類固哉仲任之論駁也

十五明雩篇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

述曰闕

又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 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堂生仲舒未死將難之

述曰穀梁傳云救水所以鼓眾則不致仲任之駁矣

十八自然篇 諂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

述曰闕

二十八正說篇 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

梁之傳曰月不具輒爲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經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也

述曰如仲任駁則是謂春秋無書法也謬哉

二十九案書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述曰闕

白虎通卷一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殷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盧文弨校本云通典載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然則

此所引者穀梁說也

述曰闕

卷二三軍篇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述曰闕

卷三巡狩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盧校舊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今案莊二十九年傳補正

述曰闕

卷四嫁娶篇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

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盧校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公十有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述曰闕

盧校闕文田獵篇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氏傳隱五年正義御覽八百三十二

述曰闕

徐堅初學記卷一雷敘事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電也

述曰闕

十四婚姻事對結帨　施韠　春秋穀梁傳曰女嫁諸母施韠紳戒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曰韠佩囊也

也紳帶也諸母爲施佩帶又戒之也

述曰今穀梁傳本桓二年作諸母般申之曰紳作申又無戒字施字

又死喪敘事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又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

述曰闕

十九長人事對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述曰闕

二十經典敘事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三禮通數亦謂之九經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

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穀梁傳有事對四傳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其書而不宣及末世口說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具四時或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述曰七略所謂兩家者公羊穀梁所謂古文者左氏經傳也

或不二字句不同否

二十二　刀敘事孟勞勞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

述曰　闕

二十六　肉敘事穀梁曰脹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脹熟曰膰葢社肉也

述曰今本定公十四年傳無葢社肉也四字

又脯敘事穀梁曰東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　闕

二十七　敘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荒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五穀皆熟爲有年

述曰　闕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　闕

卷八總載水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述曰　闕

又河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

過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云伯宗

述曰闕

三十九 朝會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述曰闕

五十三 奉使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迎秃者眇者迎眇者跛者迎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述曰闕

八十五 穀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謹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述曰闕

九十三 馬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述曰闕

卷一百 蝗穀梁傳曰雨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述曰闕

杜佑通典卷四賦稅上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

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己悉矣悉謂盡其力

述曰闕

二十一　宰相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四十三　大雩穀梁傳曰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爲常事不書書者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遠近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逵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旱日淺則災微旱日久則災甚微則禱小成災雩而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甚爲歌哭之請

述曰闕

四十五　社稷亾國之社爲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爲廟屏滅

述曰滅字誤當作戒

又晉武帝太康九年車騎司馬傳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本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

述曰闕

四十七　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

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

述曰闕

又宋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其祭使有司行禮虞斷議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禮

述曰闕

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达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

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江熙又議皇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雖有廟然無于

述曰闕

又開元三年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述曰闕

五十三 宋太常丞朱膺之議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猒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

述曰闕

五十五 告禮徐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特牲在滌三月

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曰既逼不容得備又禮
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
之知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
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
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
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
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述曰闕

五十八 天子納妃后東晉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羣臣畢賀
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
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眾晉武惠納

后江左又無儀注

述曰闕

五十九 男女婚嫁年幾議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二十而娶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
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笄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
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為二十五
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為十五故十
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泆也

述曰闕

又嫁娶時月議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出嫁夫人來歸大
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褒
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
之惡故春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
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

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

述曰此以春秋證毛詩義亦未當春秋所書王侯之禮詩箋所約庶人之制也

七十二 天子崇所生母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爵命母邈之母則可又咨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風葬著言禮也

述曰闕

又諸侯崇所生母杜佑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穆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

述曰闕

又追錫命議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述曰闕

七十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者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通帛爲旃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楔質椹也楔門中梟也葛或爲褐楔五結反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表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四寸也轡掛者則不得入門車軌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役掩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不遂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謂自左膘而射達于右腸爲上等一爲賓客謂射右耳腸膞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爲次等三爲充君之庖謂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

述曰闕

七十八 天子合朔伐鼓周制日有蝕之天子置五麾陳五鼓五兵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隅

述曰闕

八十 奔大喪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周道尚明無嫌于不往

述曰闕

又東晉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故不弔也

述曰 闕

又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僕射江霏議魯躋僖公春秋所議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

述曰 闕

八十一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宋庾蔚之議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爲通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

述曰 闕

一百一 喪遇閏月議東晉散騎常侍鄭襲議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 尚書左丞戴謐議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又云喪以月數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 齊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述曰 闕

一百 改葬服議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
二 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
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
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
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
江熙曰薨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
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爲交神明者也不
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改葬
之禮其服唯輕言緬所以釋緦
述曰闕

文苑英華 四百七十五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穀梁第六問五經同 問魯史成文
以一字爲褒貶漢廷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
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儻多聞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閔
雨炙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正之年例或難通理
亦未盡衞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

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
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爲覶縷
述曰闕

又 四百七十六 權德輿策問明經八道穀梁傳第七道問褒貶之書宣父約
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曰稱
夜食頗近迂異徵禿眇之修聘聚綦輒之方言晉大夫奚侯
於偕行衞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
末曰申郚甯爲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博集作傳尸子沈子復
何爲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
述曰闕

又權德輿明經策問七道穀梁傳第六道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

□□□□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
以□□□□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從
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
述曰闕
六百十一 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憲宗三傳得失索隱未
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 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
述曰闕
七百十二 王方慶明堂告朔議聖歷元年 春秋文公十會要作六年閏十月
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
述曰闕

又張齊賢議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一無此字告朔是知他月天
子告朔矣
述曰闕
七百十三 岑文本定宗廟議貞觀九年 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
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
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
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然
述曰闕
七百十四 韓愈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
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四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五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日蝕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猒陰氣也

述曰闕

卷五星穀梁傳曰列星曰恆星亦曰經星恆經皆常也

述曰闕

卷十雨穀梁傳曰春正月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

不雨者閔雨也 經一時不雨民之至憂也閔憂六月雨者喜雨也

述曰 闕

十三 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 闕

又霹靂穀梁傳曰疾雷爲霆蜺謂急雷爲霹靂

述曰 闕

十四 雹穀梁傳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述曰 闕

十七 閏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故曰附月之餘日者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述曰 闕

十八 春上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氷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紓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無氷時燠也

述曰 闕

二十一 夏上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夏田曰苗因爲苗稼除害故曰苗

述曰 闕

三十五 豐稔穀梁傳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穀大熟

述曰 闕

又凶荒穀梁傳曰一穀不熟謂之歉歉食不足二穀不熟謂之饑三穀不熟謂之饉

穀不熟謂之饉

述曰闕

四十 梁山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之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伯宗如之何

述曰闕

五十七 原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六十一 決塞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illegible]之既而祠焉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作伯宗

述曰闕

一百四十七 太子二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非正也庚信注曰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玉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令曹伯有疾不朝魯未爲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非禮之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正是當不義則爭之

述曰庚信疑麋信之譌說見經師攷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偃師哀公子所謂留託之招哀公有疾招嚮立留殺太子偃師而立留悼太子者也哀公愛其世子偃師而立留招嚮曰陳公子招招殺在昭元年今曰陳侯之

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稱公子又稱弟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二弟也二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副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七邑附穀梁傳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哀公使招至於殺之

以干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述曰闕

一百八十七桂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述曰闕

一百八十八椽穀梁傳曰刻桓宮楹禮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

焉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

述曰闕

又檐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一廄穀梁傳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者法廄注周禮天子十二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

述曰闕

一百九十二城上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也明己國無罪

述曰闕

二百七十敘兵上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不死

述曰闕

三百六 出師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述曰闕

三百七 會兵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述曰闕

三百十一 請戰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述曰闕

三百十五 乞師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述曰闕

又擒獲上穀梁曰宋華元師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述曰闕

三百十四 戎車穀梁曰趙盾長轂五此下脫百乘二字 駟地千里

述曰文十有四年文

三百十一 麾穀梁云曰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天子救曰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

述曰闕

三百十五 刀上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述曰闕

三百四十七 弓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述曰闕

三百四十九 箭上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敦鏃矢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述曰闕

三百五十 彈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戲暴之也

述曰闕

三百六十五 眉穀梁傳曰長狄三人遞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三百六十六 耳穀梁傳曰梁自亡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

述曰闕

三百七十二 足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三 髮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避蛟龍也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七 長絕域人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三百九十一　笑穀梁傳成公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偃者御偃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述曰闕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闕

四百三十九　貞女上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述曰闕

四百四　師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四百五十一　諫諍一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述曰闕

四百八十 誓盟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訖止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述曰闕

又襄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述曰闕

五百一十四 又曰兄弟天倫兄前弟後天之倫次

述曰此穀梁隱元年傳文及范甯注作又曰者誤也

五百十九 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誠之曰謹愼從汝舅之言母誠之曰謹愼從汝姑之言諸母擊紳誠之曰謹愼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述曰闕

五百十五 祭禮中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述曰闕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述曰闕

五百十七 郊牛穀梁傳宣公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鼷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危辭也角者兵之象故給養不謹敬鬼神不享故緩也傷自卜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述曰闕

五百卅一 宗廟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禰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述曰闕

五百卅九 贊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羣而不黨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夫人之贄棗栗腶脩棗取其早自齊壯栗取其戰慄自脩整腶脩取其斷斷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宜用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爲君股肱也用幣非禮也用者不

述曰闕

五百四十三 揖穀梁傳昭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君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述曰闕

五百四十八 死穀梁傳隱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也

述曰闕

五百五十 賵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賵 賵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賵 賵助歸生者賵 繻穀梁傳隱公曰衣衾曰繻

述曰闕

六百八 敘經典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述曰闕

六百十 春秋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

述曰闕

六百十三 教學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鬻貫謂交午顛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者也就師問方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

而心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六百十七 賦歛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述曰闕

六百四十九 鞭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尊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伯尊曰君爲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其若之何伯尊由悉問焉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祀焉斯流矣

述曰今本作伯尊由忠問焉范甯注云用忠誠之心問之
六百八十四 總敘冠穀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
述曰闕
六百八十六 弁穀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述曰闕
六百八十九 履穀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織履而食終日案日當作身不食宣公之食
述曰闕
七百三十八 疾病春秋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孫良父眇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
述曰闕
七百四十 偃僂穀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僂者御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跛躄穀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述曰闕
七百五十六 鼎穀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太廟郜鼎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

述曰闕

六十二 杵臼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 舂粢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述曰今本莊二十有五年傳作士擊柝范注柝兩木相擊

七十二 車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以兵車會而不用兵伐也

述曰闕

七十四 輦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 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述曰闕

七十五 輪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殺之疋馬奇輪無反者

述曰闕

七十六 轂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 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述曰闕

九十九 北狄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八百四 玉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述曰闕

八百六 圭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玉玉者制圭也

述曰今本作竇玉者封圭也范注始封之圭亦誤禮明堂位云封父圭 公羊作制璋也

八百廿一 田穀梁傳宣公十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 古者田什一而藉 言借民力而爲公耕一謂之什一而稅 初稅非正也

述曰闕

八百廿二 耕穀梁傳成公曰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欲以利其戎車

述曰闕

八百廿九 春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述曰闕

八百十一 獵穀梁傳昭公曰秋蒐于紅正也獮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八百十七 穀穀梁傳曰襄公二十四年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也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荒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述曰闕

八百四十 粟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述曰闕

八百十二 脯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闕

八百十三 肉穀梁傳定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也者何也俎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

述曰闕

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雨螽史記曰魯文公二年雨螽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述曰闕

八百七十八 雪五行志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婚於同姓董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殺之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弑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霜漢書五行志曰僖公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卿皆爲亂矣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

述曰闕

八百八十 地震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爲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強盛將動爲害　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三十三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述曰闕

八百九十三 馬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廐藏外廐也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長矣

述曰闕

九百八十 蟲豸部短狐穀梁傳莊公曰秋有戝一有一無曰有言不常有

蜮射人者也 今短狐是也射人爲疾左傳同

述曰闕

九百七十六 菜部韭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葱韭盡取焉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五終

江陰馮 銘 校
丹徒陳慶年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六

穀梁大義述二十八

述長編

子部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玉海卷二漢劉向略言其地分一作域分今蓍于篇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薈觿參之分壄也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氏之分壄也陳本太昊之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壄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分也燕地尾箕之分壄也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

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壘也魯地奎婁之分壘也宋地房心之分壘也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楚地翼軫之分壘也吳地斗分壘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

述曰劉向漢人其分星野以三晉及秦爲域者向學出自穀梁於此益信穀梁子爲六國時人其傳在公羊之前久矣

十二讀時令 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告廟以羊天子以十二月朔政告于諸侯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 唐會要閻丘淸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 張齊賢議案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 穀梁傳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十六古帝王梁都 穀梁疏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

述曰闕

十八漢春秋三史地名 續志錄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劉昭注於河南郡引左傳者三十八若夫野澤觀魚臺丹徒之引春秋梁山沙鹿之引公穀不可勝紀

述曰闕

三十祥符讀十一經詩 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 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又作讀十九作史詩賜羣臣屬和 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於

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
禧元年二月辛未

述曰闕

四十七 穀梁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上尊天時紀正
編年 紀傳表志之體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晉荀悅人事司馬遷爲
爲漢紀復編年之體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

述曰闕

六十七 春秋莊二十年書肆大眚范甯曰有時而用非經國之
赦宥

常制

述曰闕

七十六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
耕籍

夫人三宮

述曰闕

一百 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三鼓

述曰闕

一百二十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注甸師掌田之官
二周太宰

述曰闕

一百二十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非屢盟
五周盟府

述曰闕

一百三十 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穀梁以爲丘作甲以農爲工公
六周六軍

羊注陰使丘民作鎧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 王制疏案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講武田獵

何休云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　左傳疏公羊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云云雖名通義義不通　賈誼新書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　穀梁傳昭八年秋大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蟄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餘與士眾習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逃曰闕

一百五十周穀梁傳定八年冬月大弓者武王之戎弓注武王武戎弓

一百五十魯寶刀穀梁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逃曰闕

征伐之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周公受賜藏之魯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麗獲莒挐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搏左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述曰闕

又周五兵五盾穀梁傳五兵注矛戟鉞楯弓矢

述曰闕

一百八十四周御廩春秋威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有御廩晉志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春秋所謂御廩
也

述曰闕

唐類函卷一百四日有食之何也曰外壤穀梁曰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者其壤入於內又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注今日闕損不知壤所在必有物食之

述曰闕

卷六陰陽白帖三合生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得生閏二白帖附曰生獨天不生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於月也之餘閏月

述曰闕

十一潦白帖災穀梁災爲大水桓元年豐稔二白帖五穀皆熟爲有年凶荒一北堂書鈔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並穀梁傳

述曰闕

十七冰三白帖時燠公羊冬無冰時燠也

述曰此桓十有四年穀梁傳文公羊則云何以書記異也又成元年襄二十有四年無冰公羊皆無時燠之文此冬字誤

當作春公羊字誤當作穀梁

二十六帝王部六 責躬北堂書鈔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 務農北堂書鈔 天子親耕穀梁 誠懼二北堂書鈔不親小事穀梁 二十七 霸北堂書鈔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二十九 公主三白帖築館於魯春秋

述曰闕

六十五 政術部三禁令北堂書鈔 所存者命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述曰宣十四年傳文

六十七 政術部五求羅白帖 正也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無外交也一年不升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行也注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 私行穀梁臧孫辰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為私

述曰閟

六十八 政術部六弊政一北堂書鈔 厥政以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以甚矣 貪暴北堂書鈔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恒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財盡則怨力盡則對

述曰閟

七十一 政術部九貢獻二北堂書鈔 獻其所有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述曰闕

七十五 政術部十三奉使四 白帖 公子失禮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

述曰闕

七十六 功勳總載二 白帖 尸大 穀梁云臣不尸大功注尸主也

述曰闕

八十四 蒐狩一 白帖 穀梁曰秋蒐于紅以習戎事 蒐狩三 北堂書鈔 過防不逐面傷不獻 穀梁云防置旃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

述曰闕

八十九 宗廟三 北堂書鈔 蒼楹莊楹 穀梁云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莊丹楹非禮也刻桓

宮楹禮天子之楹斲之龍楹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 又親割親舂 穀梁云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述曰闕

九十請雨三 白帖 閔雨 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犧牲二 白帖 庀牲 穀梁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庀治也 免牲 穀梁云免牲者縮衣玄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 展斛角 傳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注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也

述曰闕

九十一婚姻三 北堂書鈔 禮有四備 穀梁傳云公如齊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送姜于讙 穀梁傳齊侯送姜氏于讙門送女踰境非禮也公不出不出門諸母兄弟不出

述曰 闕

九十二 異姓爲後 白帖 莒人滅鄫莒鄫之外生以立爲後非其族類故云滅穀梁

述曰 闕

九十三 哈 白帖 賵以早哈以晚

述曰 闕

九十五 弔三 白帖 魯人不弔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賻賵 白帖 求賻非正穀梁武氏子求求賻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注賵覆也車馬覆載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車馬貨財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述曰 闕

九十八 舞四 北堂書鈔 使舞幕下 穀梁傳云定公十年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 倡優 北堂

書魯幕 穀梁傳曰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述曰 闕

一百一 春秋二 北堂書鈔 振王道 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幽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 詭辨之言 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傳信傳疑 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述曰 闕

一百八 論兵二 北堂書鈔 善陣不鬥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鬥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鬥善鬥不敗 善戰不死 穀梁傳云善戰者不死注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攻虛則不死

述曰 闕

一百九　田獵三　白帖　爭禽　穀梁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而殺之　射中則得　穀梁田射中而田不得禽則得禽而禽不中而田得禽則不得禽貴仁義賤勇力　軍旅　白帖　不土不分　穀梁傳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述曰　闕

一百十一　守備二　白帖　飾城請罪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注飾城者修守備　文有武備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兵以嚴終　穀梁曰兵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師眾素嚴不須攘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不敢戰

述曰　闕

一百十二　追犇　白帖　不逐　穀梁曰戰不逐奔

填厭之　穀梁　獻捷一　北堂書鈔　吳入楚平干之墓鄭嗣壯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攘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受降一　北堂書鈔　誅不填服注來服者不復

師　白帖　重辭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救援　白帖　不救則恥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恥之　善敗　白帖　不亡

述曰　闕

一百十四　刀三　北堂書鈔　孟勞　穀梁傳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弓三　北堂書鈔　天子之器　穀梁傳云偏弓鍭矢不出疆場注曰偏弓鍭矢皆天子之器也　周公受藏　穀梁傳曰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盜竊寶玉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二百十五　麾　北堂書鈔　天子置五麾　穀梁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甲三　白帖　巨作非正　穀梁傳曰巨作甲非正也古者有士有商有農

有工夫甲非
人人所能爲

述曰關

二百十六 黧邊一 北堂書鈔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鹵 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關

一百二十一 父子 帖 子由父疏 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由父疏之也 訓子 帖 不就師傅 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生子 帖 緩帶 穀梁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述曰闕

一百二十三 兄弟 帖 天倫 公羊傳兄弟天倫也 童丱 帖 羈貫 穀梁云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冠謂交午鬌髮也

述曰關

一百三十八 諫四 帖 造辟 穀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 辟而言 辟召也 詭辭而出 詳諫

述曰述辟二句傳自論漏言之失耳非陽處父之言也此陽處父曰四字微誤又注辟君也此君作召亦誤 辟爲膝之誤見師說經義

述聞

一百三十 疾二 帖 廟不得入 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 利口 帖 失言 漏言 上漏下也

述曰關

一百三十三 中智 荀息請以璧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十三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虞之臣料虞君中智之

述曰關

一百四十四 遊覽二白帖曰視曰觀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 御白帖不失其馳穀梁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

述曰闕

一百五十五 城三白帖保民穀梁曰城以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眾輒益城是無限極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八 倉廩白帖災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穀梁

述曰闕

一百六十一 換田白帖以璧假許穀梁云鄭伯以璧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地相與

注許魯朝宿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五 輪北堂書鈔奇輪無反穀梁傳云晉與姜戎要而擊之軹匹馬奇輪無反者注奇隻也

北堂書鈔眉見軹穀梁傳云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軹

述曰闕

一百七十七 脯北堂書鈔藥脯以毒穀梁傳云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察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公遂殺申生

述曰闕

一百九十四 麟三白帖引取穀梁曰西狩獲麟引取之也注云麟白爲辭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七 牛三白帖南郊免穀梁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六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七

穀梁大義述二十九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集部

文選卷一班孟堅兩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李善注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又歌九功舞八佾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述曰闕

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林麓之儀于何不有薛綜注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

卷三平子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注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又軌塵掩迤匪疾匪

徐李注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　又成禮三殿
一作騙　解呆伏俟反　放麟李注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
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卷六　述曰闕
左太沖魏都賦殷殷寰內繩繩八區劉淵林注春秋穀梁傳
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
爲寰　又振旅闐闐反旆悠悠劉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
事以嚴終也
卷九　述曰闕
楊子雲長楊賦（迺時以有年出兵李注穀梁傳曰有年五穀
皆熟爲有年

述曰闕
卷十　潘安仁西征賦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興李注穀梁傳
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
又越安陵而無譏李注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
述曰闕
卷十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舉世罕能登陟李注劉兆穀梁注曰
舉盡也
述曰闕
卷十　顏延年赭白馬賦序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李注穀梁傳
四　曰馬齒加長矣
述曰闕

卷二十一 沈休文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我皇秉至德李注穀梁傳曰

我君接上下 又云揚旆九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述曰闕

卷二十一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注穀梁傳曰

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闕

卷二十二 謝靈運登池上樓一首飛鴻響遠音李注穀梁傳孔子曰

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又離羣難處心李注穀梁

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述曰闕

卷二十四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一首髣髴谷水陽李注穀梁傳曰水

北曰陽 又贈馮文熊一首驅馬大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

南曰陰 卷二十六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仲連擅海陰李注穀

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范彥龍贈張徐州謖一首此道今已

微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

甯曰逆者非卿也

述曰闕

卷二十七 王仲宣從軍詩第二首我君順時發李注穀梁傳曰葬我

君桓公

述曰闕

卷二十八 飲馬長城窟行振旅勞歸士李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

又劉越石扶風歌一首君子道微矣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

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

述曰闕

卷二十九 棗道彥雜詩一首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李注穀梁傳曰水北曰陽 又張景陽雜詩第五首甌駱從祝髮李注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

述曰闕

卷三十一 袁陽源倣古詩夕寐北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江文通雜體詩擬顏延之侍宴謝望分甕隧李注穀梁傳曰甕內諸侯 又謝莊郊遊靜默鏡緜野李注穀梁傳曰緜地千里

述曰闕

卷三十八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李注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述曰闕

卷四十一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汚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李注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

述曰闕

卷四十三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師不踰時梁益肅清李注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又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李注穀梁傳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又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卷四十六　述曰闕　陸士衡豪士賦序釐大名以冒道家之忌李注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卷四十八　述曰闕　揚子雲劇秦美新云大弗經賓李注莽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

述曰闕

卷四十九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闕

卷五十二　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　嵇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自然李注穀梁傳曰苟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苟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六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七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注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又顏延年陶徵士誄纖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 又謝希逸宋孝武帝宣貴妃誄崇徽章而出甯甸李注穀梁傳曰甯喜乃衛侯之弟專因甯喜誄而出奔晉也

卷五十九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李注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也 卷六十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俯擗天倫踊絕於地李注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 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李注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又謝惠連祭古冢文輪移北隍窀穸東麓李注穀梁傳林屬之於山爲麓

述曰闕

金廷棟文集石經穀梁傳攷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三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聊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即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案御覽引庾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干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事顧本作境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師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

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案嬰與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罌作嬰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齊討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案此盟皇鄗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圍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顧本謂該字作郊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卜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忘石經作志此條顧本無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僖二十有四年且曰志昭四年歲聘以志業昭十有三年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可以言弗受也何同案弗者不之深者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酈弗及公羊傳注弗不義通故傳作弗受石經作

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者也

述曰闕

江陰馮　銘校
丹徒陳慶年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三十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穀梁廢興源流

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漢書戾太子傳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

又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

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
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
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
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
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
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
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
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
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
胡常常長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

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
又劉歆傳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
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密不同歆數以難向向
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
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
學廣異義焉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嘗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不

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
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
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
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
也　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事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
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慕焉

又陳元傳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
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衞大子好穀梁於
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
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又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
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
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又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春秋各一人

又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
秋穀梁博士

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甯四年武帝初

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
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
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
又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
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
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
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
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

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
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
祖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
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
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
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
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
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
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

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誦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

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竝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甯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嘉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嘉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龐氏穀梁澄與尚書令王儉書論之曰穀梁泰

元舊有麋信注顏延之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
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
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儉答曰穀梁小書無
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
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
博士各一人
又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之遴乃
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
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
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酉河之學鐸椒之解

不追瑕臣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
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
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
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
可求別酬所問也
冊府六百四
奏議門唐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
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
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
四經殆絶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並
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竝請帖十通五許其八
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新唐書歸崇敬傳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建議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故無施行者

冊府元龜六百七 刊校門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九經內止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

玉海二百四 祥符八年正月丁未上作穀梁詩三章賜羣臣和

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八終

江陰馮 銘
丹徒陳慶年校